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卷一百九十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七十七

儒學二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當唐之季其先自天台來徙宋南渡後以進士科發身者十人持節分符先後相望曾祖鼎欽州司法參軍脫略豪雋輕貨急施人以鄭

莊稱之祖巖起嘉定甲戌進士知福州閩縣事卓行危
論竒文瑰句端平嘉定間士大夫皆自以為不可及其
在江西幕府平贛州之難於指顧之頃全活數十萬人
父居仁淳祐丁未進士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亦絕
出於四方至長孺其學益大振九經諸史下逮百氏名
墨縱橫旁行敷落律令章程無不包羅而揆序之咸淳
中外舅徐道隆為荆湖四川宣撫參議官長孺從之入
蜀銓試第一名授迪功郎監重慶府酒務俄用制置使

朱禔孫之辟兼總領湖廣軍馬錢糧所僉廳與高彭李
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已而復拜福寧州倅之命會
宋亡退棲永康山中至元二十五年詔下求賢有司強
起之至京師待詔集賢院既而召見內殿拜集賢修撰
與宰相議不合改教授揚州元貞元年移建昌適錄事
闕官檄長孺攝之程文海方貴顯其家氣譏薰灼即違
法人不敢呵問其樹外門侵官道長孺亟命撤之至大
元年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階將仕佐郎大德丁未浙

東大祿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托歡徹爾議
行荒政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
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
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案進曰錢在是矣托歡
徹爾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孺
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
徵也托歡徹爾雖怒不敢問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伺其
間恒出抄道為過客患官不能禁長孺偽衣商人服令

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騶卒十人躡其後長孺至巖中人
突出要之長孺方遜辭以謝騶卒俄集皆成擒俾盡通
其黨寘於法夜行無虞民荷溺器糞田偶觸軍卒衣卒
扶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陽怒其
誣械於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扶者過焉戰手稱快執詣
所隸杖而償其器羣嫗聚浮屠菴誦佛書為禳祈一嫗
失衣適長孺出其卿嫗訟之長孺以牟麥寘羣嫗合掌
中命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

使神監之矣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姬屢開掌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長孺白事帥府歸吏言有姦事屢問弗伏者長孺曰此易易爾夜伏吏案下黎明出姦者訊之辭愈堅長孺佯謂令長曰頗聞國家有詔盍迎之叱隸卒縛姦者東西楹空縣而出庭無一人姦者相謂曰事至此死亦無承行將自解矣語畢案下吏囑而出姦者驚咸叩頭服罪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搖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給以亡於盜屢訟不獲直往告長孺長孺

曰爾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幾治盜長孺啖盜誣兄受步
搖為賊逮兄赴官力辨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
謂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
呼其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其行事多
類此不能盡載延祐元年轉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長山
場鹽司丞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隱杭之虎林
山以終長孺初師青田余學古學古師王夢松夢松亦
青田人傳龍泉葉味道之學味道則朱熹弟子也淵源

既正長孺並行四方訪求其旨趣始信涵養用敬為最切默存靜觀超然自得故其為人光明宏偉專務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唯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者慕之有如饑渴之於食飲方嶽大臣與郡二千石聘致庠序敷繹經義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為言人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皆躍躍然興起至有太息者為辭章有精魄金春玉撞壹發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璧碑版焜煌照耀四裔苟非其人雖一

金易一字毅然不與鄉聞取士屢司文衡貴實賤華文
風為之一變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久一旦具酒食
與比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問曰先生
精神不衰何為遽欲觀化乎長孺曰精神與死生初無
相涉也就寢至夜半喘忽止其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
冠坐逝矣年七十五所著書有瓦缶編南昌集寧海漫
抄顏樂齋藁行於世其從兄之綱之純皆以經術文學
名之綱字仍仲嘗被薦書其於聲音字畫之說自言獨

造其妙惜其書不傳之純字穆仲咸淳甲戌進士踐履如古獨行者文尤明潔可誦人稱之為三胡云

熊朋來字與可豫章人宋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授從仕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世祖初得江南盡求宋之遺士而用之尤重進士以故相留夢炎為尚書召甲戌狀元王龍澤為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朋來龍澤榜下進士而聲名不在龍澤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間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取朱子

小學書提其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遍天下豫章為江西會府行中書省提刑按察司皆在焉凡居是官者多朝廷名公卿皆以賓禮延見廉希憲之子惇為參知政事以師禮事朋來終身稱門人劉宣為提刑按察使尤加禮敬朋來和不肆介而不狃與羣賢講論經義無虛日儒者咸倚以為重焉會朝廷遣治書侍御史王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參政徐琰李世安列薦朋來為閩海提舉儒學官使者報聞而朝廷以東南儒學

之士唯福建廬陵最盛特起朋來連為兩郡教授所至
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
則古式學者化焉既滿考以常格調建安縣主簿不赴
晚以福清州判官致仕朋來視之漠如也四方學者因
其所自號稱為天慵先生每燕居鼓瑟而歌以自樂嘗
著瑟賦二篇學者爭傳誦之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
皆滿至不能容朋來懇懇為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
其所指授者多為聞人延祐初詔以進士科取士時科

舉廢已久有司咸不知其典故以不稱明詔為懼行省
官主其事者諮問於朋來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
遵用之及請為考試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可
其後江浙湖廣皆卑詞致禮請為主文朋來屢往應之
及對大廷其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朋來以周禮
首薦鄉郡而元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鮮朋來
屢以為言蓋朋來之學諸經中三禮尤深是以當世言
禮樂者咸推宗之至治中英宗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

祀太廟銳意於制禮作樂之事翰林學士元明善颺言
於朝以朋來為薦未及召而卒年七十八朋來動止有
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人各自以得其意有家集
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
地理方技名物度數靡不精究子太古鄉貢進士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
文多奇語稍長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為咸淳中入
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

乙科教授建寧府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
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餘執政者薦於朝起家拜信
州教授再調教授婺州以疾辭初表元閔宋季文章氣
萎繭而辭骯骯積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為已任時
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
從而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為
神奇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多尤
自祕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

一時者唯表元而已其門人最知名者曰袁稱稱之文其體裁議論一取法於表元者也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論薦而老疾不可起年六十七卒有剡源集行於世當表元時有四明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

牟應龍字伯成其先蜀人後徙居吳興祖子才仕宋贈光祿大夫諡清忠父嘯為大理少卿應龍幼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文章有渾厚之氣應龍當以世賞補京官

盡讓諸從弟而擢咸淳進士第時賈似道當國自擬伊
周謂馬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其孫幸見之當處以高
第應龍拒之不見及對策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
勢危急之狀考官不敢寘上第調光州定城尉應龍曰
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
媿也沿海制置司辟為屬以疾辭不仕而宋亡矣故相
留夢炎事世祖為吏部尚書以書招之曰苟至翰林可
得也應龍不答已而起家教授溧陽州晚以上元縣主

簿致仕初宋亡時大理卿已退不任事一門父子自為師友討論經學以義理相切磨於諸經皆有成說惟五經音攷盛行於世應龍為文長於叙事時人求其文者車轍交於門以文章大家稱於東南人儼之為眉山蘇氏父子而學者因應龍所自號稱之曰隆山先生泰定元年卒年七十八

鄭滁孫字景歐處州人宋景定間登進士第知溫州樂清縣累歷宗正丞禮部郎官至元三十年有以滁孫名

薦者世祖召見授集賢直學士尋陞侍講學士又陞學士乞致仕歸田里弟陶孫字景潛亦登進士第監西嶽祠先陶孫徵至闕奏對稱旨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會纂修國史至宋德祐末年事陶孫曰臣嘗仕宋宋是年亡義不忍書書之非義矣終不書世祖嘉之陞應奉翰林文字後出為江西儒學提舉滁孫兄弟在當時最號博洽儒學之士翕然推之隆福宮以其兄弟前朝士乃製衣親賜人以為異遇焉滁孫所著有大易法象通贊

周易記玩等書陶孫有文集若干卷

陳字剛中台州臨海人幼清峻穎悟讀書過目輒成
誦終身不忘至元中孚以布衣上大一統賦江浙行省
為轉聞於朝署上蔡書院山長考滿謁選京師二十九
年世祖命梁曾以吏部尚書再使安南選南士為介朝
臣薦孚博學有氣節調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攝禮部郎
中為曾副陞辭賜五品服佩金符以行三十年正月至
安南世子陳日燭以憂制不出郊遣陪臣來迎令不由

陽明中門入會與孚回館致書詰日燁以不庭之罪且責日燁當出郊迎詔及講新朝尚右之禮徃復三書宣布天子威德辭直氣壯皆孚筆也其所贈孚悉卻之詳見梁曾傳中使還除翰林特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帝方欲寘之要地而廷臣以孚南人且尚氣頗嫉忌之遂除建德路總管府治中再遷治中衢州所至多著善政秩滿復請為卿郡特授奉直大夫台州路總管府治中大德七年詔遣奉使宣撫循行諸道時台州旱民饑道殣

相望江浙行省檄浙東元帥托歡徹爾發粟賑濟而托歡徹爾怙勢立威不卹民隱驅脅有司動寘重刑乎曰使吾民日至尊死不救者托歡徹爾也遂詣宣撫使愬其不法蠹民事一十九條宣撫使按實坐其罪命有司亟發倉賑饑民賴以全活者衆而乎亦以此致疾卒於家年六十四乎天材過人性任俠不羈其為詩文大抵任意即成不事雕斲有文集行於世子遺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致仕女長嫺適藁城董士楷太常禮儀院

太祝守緝之母也。未媼適同里韓戒之行樞密院經歷
諫之母也。俱有貞節。朝廷旌表其門閭。攸州馮子振其
豪俊與孚略同。孚極敬畏之。自以為不可及。子振於天
下之書無所不記。當其為文也。酒酣耳熱。命侍史二三
人潤筆。以俟。子振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輒盡。雖
事料醲郁美如簇錦律之法度。未免乖刺。人亦以此少
之。

董朴字太初。順德人。自幼強記。比冠師事樂舜咨。劉道

濟幡然有求道之志至元十六年用提刑按察使薦起家為陝西知法官未幾以親老歸養尋召為太史院主事復辭不赴皇慶初朴年已踰八十詔以翰林修撰致仕延祐三年無疾而終年八十有五朴所為學自六經及孔孟微言與凡先儒所以開端闡幽者莫不研極其旨而會通之故其心所自得往往有融貫之妙其事親孝與人交智愚貴賤一待以誠或有犯之者夷然不與之校中山王結曰朴之學造詣既深充養交至其為人

清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朴家近龍岡學者因稱之曰
龍岡先生云

楊載字仲弘其先居建之浦城後徙杭因為杭人少孤
博涉羣書為文有跌宕氣年四十不仕戶部賈國英數
薦於朝以布衣召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與修武宗實
錄調管領係官海船萬戶府照磨兼提控案牘延祐初
仁宗以科目取士載首應詔遂登進士第授承務郎饒
州路同知浮梁州事遷儒林郎寧國路總管府推官以

卒初吳興趙孟頫在翰林得載所為文極推重之由是
載之文名隱然動京師凡所選述人多傳誦之其文章
一以氣為主博而敏直而不肆自成一家言而於詩尤
有法度嘗語學者曰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節則以唐
為宗自其詩出一洗宋季之陋建康之上元有楊剛中
字志行自幼厲志操及為江東憲府照磨風采凜凜有
足稱者其為文奇奧簡澁動法古人而不屑為世俗平
凡語元明善極歎異之仕至翰林待制而卒有霜月集

行於世其甥李桓字晉仲同郡人由鄉貢進士累遷江浙儒學副提舉亦以文鳴江東紆餘豐潤學者多傳之載與剛中同輩行而桓則稍後云

劉詵字桂翁吉安之廬陵人性穎悟幼失父知自樹立年十二作為科場律賦論策之文蔚然有老成氣象宋之遺老鉅公一見即以斯文之任期之既冠重厚醇雅素以師道自居教學者有法聲譽日隆江南行御史臺屢以教官館職遺逸薦皆不報詵為文根柢六經躡蹠

諸子百家融液今古而不露其蹕厲風發之狀四方求
文者日至於門其所為詩文曰桂隱集桂隱詵所號也
至正十年卒年八十三同郡龍仁夫字觀復劉岳申字
高仲其文學皆與詵齊名有集行世而仁夫之文尤奇
逸流麗所著周易集傳多前儒所未發岳申用薦者為
遼陽儒學副提舉仁夫江浙儒學副提舉皆不就

韓性字明善紹興人其先家安陽宋司徒蕪侍中魏忠
獻王琦其八世祖也高祖左司郎中膺曹扈從南渡家

於越性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
通小戴禮作大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稱
異焉及長博綜羣籍自經史至諸子百氏靡不極其津
涯究其根抵而於儒先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閫域其為
文辭博達雋偉變化不測自成一家言四方學者受業
其門戶外之屨至無所容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學者
多以文法為請性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為
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

學自程氏至朱氏發明無餘蘊顧力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為甚高論而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亦未始不合其繩尺也士有一善必為之延譽不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性出無與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於童穉廝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憲府嘗舉為教官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

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暮
年愈自韜晦然未嘗忘情於斯世郡之良二千石政事
有所未達輒往咨訪性從容開導洞中肯綮裨益者多
天厯中趙世延以姓名上聞後十年門人李齊為南臺
監察御史力舉其行義而性已卒矣年七十有六卒後
南臺御史中丞伊嚕布哈嘗學於性言性法當得諡朝
廷賜諡莊節先生其所著有禮記說四卷詩音釋一卷
書辨疑一卷郡志八卷文集十二卷當性時慶元有程

端禮端學兄弟者端禮字敬叔幼穎悟純篤十五歲能記誦六經曉析大義慶元自宋季皆尊尚陸九淵氏之學而朱熹氏學不行於慶元端禮獨從史蒙卿游以傳朱氏明體適用之指學者及門甚衆所著有讀書日程國子監以頒示郡邑校官為學者式仕為衢州路儒學教授卒年七十五端學字時叔通春秋登至治辛酉進士第授僊居縣丞尋改國子助教動有師法學者以其剛嚴方正咸嚴憚之遷太常博士命未下而卒後以子

徐貴贈禮部尚書所著有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辨疑
二十卷春秋或問十卷

吳師道字正傳婺州蘭溪人自羈州知學即善記覽工
詞章才思涌溢發為歌詩清麗俊逸弱冠因讀宋儒真
德秀遺書乃幡然有志於為己之學刮摩淬礪日長月
益嘗以持敬致和之說質於同郡許謙謙復之以理一
分殊之旨由是心志益廣造履益深大抵務在發揮義
理而以闢異端為先務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高郵縣

丞明達文法吏不敢欺再調寧國路錄事會歲大旱饑民仰食於官者三十三萬口師道勸大家得粟三萬七千六百石以賑饑民又言於部使者轉聞於朝得粟四萬石鈔三萬八千四百錠賑之三十餘萬人賴以存活遷池州建德縣尹郡學有田七百畝為豪民所占郡下其事建德俾師道究治之即為按其圖籍悉以歸於學建德素少茶而權稅尤重民以為病即為極言於所司權稅為減中書左丞呂思誠侍御史孔思立列薦之召

為國子助教尋陞博士其為教一本朱熹之旨而遵許
衡之成法六館諸生人人自以為得師丁內憂而歸以
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終於家所著有易詩書雜說
春秋胡傳附辨戰國策校註敬鄉錄及文集二十卷師
道同郡又有王餘慶字叔善仕為江南行臺監察御史
亦以儒學名重當世云

陸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幼而穎悟讀書過目成誦終身
不忘博通經史百家及天文地理律厯醫藥算數之學

宋咸淳初文圭年十八以春秋中鄉選宋亡隱居城東學者稱之曰牆東先生延祐設科有司強之就試凡一再中鄉舉文圭為文融會經傳縱橫變化莫測其涯際東南學者皆宗師之朝廷數遣使馳幣聘之以老疾不果行卒年八十五文圭為人剛明超邁以奇氣自負於地理考覈甚詳凡天下郡縣沿革人物土產悉能默記如指諸掌先屬曠一日語門人曰以數考之吾州二十年後必有兵變慘於五代建炎吾死當葬不食之地勿

封勿樹使人不知吾墓庶無暴骨之患其後江陰之亂
冢墓盡發人乃服其先知有塙東類藁二十卷文圭同
里有梁益者字友直其先福州人博洽經史而工於文
辭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先務學徒不遠千里從之自
文圭既卒浙以西稱學術醇正為世師表者惟益而已
益所著書有三山藁詩緒餘史傳姓氏纂又有詩傳旁
通發揮朱熹氏之學為精年五十六卒

周仁榮字本心台州臨海人父敬孫宋太學生初金華

王栢以朱熹之學主台之上蔡書院歌孫與同郡楊珏
陳天瑞車若水黃超然朱致中薛松年師事之受性理
之旨歌孫嘗著易象占尚書補遺春秋類例仁榮承其
家學又師珏天瑞治易禮春秋而工為文章用薦者署
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鮮知學仁榮舉
行鄉飲酒禮士俗為變後辟江浙行省掾史省臣皆呼
先生不以吏遇之泰定初召拜國子博士遷翰林修撰
陸集賢待制奉旨代祀嶽瀆至會稽以疾作不復還朝

卒年六十有一其所教弟子多為名人而台哈布哈為進士第一其弟仔肩字本道以春秋登延祐五年進士第終奉議大夫惠州路總管府判官與其兄俱以文學名仁榮同郡有孟夢恂者字長文黃巖人與仁榮同師事楊珏陳天瑞夢恂講解經旨體認精切務見行事四方游從者皆服焉部使者薦其行義署本郡學錄至正十三年以設策禦寇拔鄉郡有功授登仕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未受命而卒年七十四朝廷賜諡號曰康靖

先生所著有性理本旨四書辨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解及筆海雜錄五十卷

陳旅字衆仲興化莆田人先世素以儒學稱旅幼孤資稟穎異其外大父趙氏學有源委撫而教之旅得所依不以生業為務惟篤志於學於書無所不讀稍長負笈至溫陵從鄉先生傅古直游聲名日著用薦者為閩海儒學官適御史中丞馬雍古祖常使泉南一見竒之謂旅曰子館閣器也胡為留滯於此因相勉遊京師既至

翰林侍講學士虞集見其所為文慨然歎曰此所謂我
老将休付子斯文者矣即延至館中朝夕以道義學問
相講習自謂得旅之助為多與祖常交日游譽於諸公
間咸以為旅博學多聞宜居師範之選中書平章政事
趙世延又力薦之除國子助教居三年考滿諸生不忍
其去請於朝再任焉元統二年出為江浙儒學副提舉
至元四年入為應奉翰林文字至正元年遷國子監丞
階文林郎又二年卒年五十有六旅於文自先秦以來

至唐宋諸大家無所不究故其文典雅峻潔必求合於古作者不徒以徇世好而已有文集十四卷旅平生於師友之義尤篤每感虞集為知己其在浙江時集歸田已數載歲且大比請於行省參知政事富珠哩親奉書幣請集主文鄉闈欲為問候計乃衝冒炎暑千里訪集於臨川集感其來留旬日而別惓惓以斯文相勉慘然若將永訣焉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為平生益友也一日夢旅舉杯相向曰旅甚思公亦知公之不忘旅也

但不得見爾既而聞旅卒集深悼之同時有程文陳繹
曾者皆名士文字以文徽州人仕至禮部員外郎作文
明潔而精深集亦多稱之繹曾字伯敷處州人為人雖
口吃而精敏異常諸經註疏多能成誦文辭汪洋浩博
其氣煜如也官至國子助教論者謂二人皆與旅相伯
仲云

李孝光字季和温州樂清人少博學篤志復古隱居鴈
蕩山五峰下四方之士遠來受學名譽日聞台哈布哈

師事之南行臺監察御史闔辭屢薦居館閣至正七年
詔徵隱士以秘書監著作郎召與鄂勒哲圖濟爾噶朗
董立應詔赴京師見帝於宣文閣進孝經圖說帝大悅
賜上尊明年陞文林郎秘書監丞卒於官年五十三孝
先以文章負名當世其文一取法古人而不趨世尚非
先秦兩漢語弗以措辭有文集二十卷

宇文公諒字子貞其先成都人父挺祖徙吳興今為吳
興人公諒通經史百氏言弱冠有操行嘉興富民延為

子弟師夜將半聞有叩門者問之乃一婦人公諒厲聲叱去之翌日即以他事辭歸終不告以其故至順四年登進士第授徽州路同知婺源州事丁內艱改同知餘姚州事夏不雨公諒出禱輒應歲以有年民頌之以為別駕雨攝會稽縣申明冤滯所活者衆省檄察實松江海塗田公諒以潮汐不常後必貽患請一概免科省臣從之遷高郵府推官未幾除國子助教日與諸生辯析諸經六館之士資其陶甄者往往出為名臣調應奉翰

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以病得告後召為
國子監丞除江浙儒學提舉改僉嶺南廉訪司事以疾
請老公諒平居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手記一冊
識其編首曰書有所為暮則書之其不可書即不敢為
天地鬼神實聞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所著述有折桂
集觀光集璧水集以齋詩藁玉堂漫藁越中行藁凡若
千卷門人私謚曰純節先生

巴延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喇婁氏隸軍籍蒙古萬戶府

世居開州濮陽縣巴延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或六
若為卦者六歲從里儒授孝經論語即成誦蚤喪父其
兄庫春買經傳等書以資之日夜誦不輟稍長受業宋
進士建安黃坦坦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生比因命以
巴延為氏且名而字之焉久之坦辭曰余不能為爾師
羣經有朱子說具在歸而求之可也巴延自弱冠即以
斯文為已任其於大經大法粲然有覩而心所自得每
出於言意之表鄉之學者來相質難隨問隨辨咸解其

惑於是中原之士聞而從游者日益衆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預修金史既畢辭歸已而復起為江西廉訪僉事數月以病免及還四方之來學者至千餘人蓋其為學專事講解而務真知力踐不屑事舉子詞章而必期措諸實用士出其門不問知其為巴延氏學者至於異端之徒亦往往棄其學而學焉十八年河南賊蔓延河北巴延言於省臣將結其鄉民為什伍以自保而賊兵大至巴延乃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

數十萬家至磁與賊遇賊知巴延名士生劫之以見賊將誘以富貴巴延罵不屈引領受刃與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四既死人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其腹中覆牆而擗之有司上其事贈奉議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諡文節太常諡議曰以城守論之巴延無城守之責而死可與江州守李黼一律以風紀論之巴延無在官之責而死可與西臺御史張桓並駕以平生有用之學成臨義不奪之

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時以為確論巴延平生修輯
六經多所著述皆燬於兵

舒蘇字得之其先大食國人國既內附大父魯庫乃東
遷豐州太宗時以材授真定濟南等路監榷課稅使因
家真定父烏哲始從儒先生問學輕財重義不干仕進
舒蘇生九歲日記古經傳至千言比弱冠以所業就正
於翰林學士承旨王思廉之門由是博極羣籍汪洋茂
衍見諸踐履皆篤實之學故其年雖少已為鄉邦所推

重延祐初詔以科第取士有勸其就試者舒蘇笑而不
應既而侍御史郭思貞翰林學士承旨劉廌參知政事
王士熙交章論薦之泰定三年詔以遺逸徵至上都見
帝於龍虎臺眷遇優渥時都爾蘇柄國西域人多附焉
舒蘇獨不往見都爾蘇屢使人招致之即以養親辭歸
至順元年召入為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文宗問
曰卿有所著述否明日進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稱善詔
預修經世大典以論議不合求去命奎章閣侍書學士

虞集諭留之舒蘇堅以母老辭遂賜幣遣之復命集傳
旨曰卿且暫還行召卿矣至順四年除國子博士丁內
艱不赴後至元二年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即上封事
十條曰法祖宗攬權綱敦宗室禮勲舊惜名器開言路
復科舉罷數軍一刑章寬禁網時姦臣變亂成憲帝方
虛已以聽舒蘇所言皆一時羣臣所不敢言者侍御史
趙承慶見之歎曰御史言及此天下福也戚里有執政
陝西行省者恣為非道舒蘇發其罪而按之輒棄職夜

遁會有詔勿逮問然猶杖其私人及分巡雲南按省臣
之不法者其人即解印以去遠藩為之震悚襄漢流民
聚居宋之紹熙府故地至數千戶私開鹽井自相部署
往往劫囚徒殺巡卒舒蘇乃擒其魁而釋其黨復上言
紹熙土饒利厚流戶日增若以其人散還本籍恐為邊
患宜設官府以撫定之詔即其地置紹熙宣撫司三年
除僉浙西肅政廉訪司事即按問都轉運鹽使海道都
萬戶行宣政院等官贓罪浙右郡縣無敢為貪墨者復

以浙右諸僧寺私蔽猾民有所謂道人道民行童者類皆瀆常倫隱徭役使民力日耗契勘嘉興一路為數已二千七百乃建議請勒歸本族俾供王賦庶以少寬民力朝廷是之即著以為令四年改僉浙東肅政廉訪司事以病免歸舒蘇歷官臺憲所至以理冤澤物為已任平反大辟之獄先後甚衆然未嘗故出人罪以市私恩嘗與五府官決獄咸寧有婦宋娥者與隣人通隣人謂娥曰我將殺爾夫娥曰張子文行且殺之明日夫果死

跡盜數日娥始以張子文告其姑五府官以為非共殺
且既經赦宥宜釋之舒蘇曰張子文以為娥固許之矣
且娥夫死及旬乃始言之是娥與張同謀度不能終隱
故發之也豈赦可釋哉樞密判官曰平反活人陰德也
御史勿執常法舒蘇曰是謂故出人罪非平反也且公
欲種陰德於生者奈死者何乃獨上議刑部卒正娥罪
其審刑當罪多類此至正四年除江東肅政廉訪副使
十年召為秘書少監議治河事皆辭疾不赴十一年卒

於家年七十有四二十五年皇太子撫軍冀寧承制封
拜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恒山郡侯
諡曰文孝舒蘇遽於經而易學尤深至於天文地理鍾
律算數水利旁及外國之書皆究極之家貧餽粥或不
繼其考訂經傳常自樂也所著述有四書闕疑五經思
問奇偶陰陽消息圖老莊精詣鎮陽風土記續東陽志
重訂河防通議西國圖經西域異人傳金哀宗記正大
諸臣列傳審聽要訣及文集三十卷藏於家

元史卷一百九十

元史卷一百九十考證

胡長孺傳縣有銅巖 原刻縣訛作新據元史類編及

山樵雜錄改

適長孺出其鄉 原刻無其字據永樂大典增

所著書 按吳萊淵頴集載長孺有胡氏文鈔山樵雜
記云長孺有亡書辨尚書或問傳俱未載

楊載傳而于詩尤有法 原刻作于詩文尤有法按上

文言文文章以氣為主自此下尚言詩法文字衍今擬

刪

龍仁夫傳所著周易集傳

原刻無集傳二字據元史

類編增

韓性傳顧力行何如耳

原刻無力字據元史類編增

程端禮傳所著有讀書日程

原刻訛作工程據山堂

肆考改正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卷一百九十一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七十八

良吏一

自古國家上有寬厚之君然後為政者得以盡其愛民之術而良吏興焉班固有曰漢興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疎闊以寬厚清淨為天下先故文景以後循吏輩

出其言蓋識當時之治體矣元初風氣質實與漢初相似世祖始立各道勸農使又用五事課守令以勸農繫其銜故當是時良吏班班可見亦寬厚之效也然自中世以後循良之政史氏缺於紀載今據其事蹟之可取者作良吏傳

譚澄字彥清興德懷來人父資榮金末為交城令國兵下河朔乃以縣來附賜金符為元帥左都監仍兼交城令未幾賜虎符行元帥府事從攻汴有功年四十移病

舉弟資用自代資用卒澄襲職澄幼穎敏為交城令時年十九有文谷水分溉交城田文陽郭帥專其利而堰之訟者累歲莫能直澄折以理令決水均其利於民豪民有持吏短長為奸者察得其主名皆以法治之歲乙未籍民戶有司多以浮客占籍及征賦逃竄殆盡官為稱貸積息數倍民無以償澄入覲因中書耶律楚材面陳其害太宗惻然為免其逋其私負者年雖多息取倍而止亡民能歸者復三年詔下公私便之壬子復大籍

其民澄盡削交城之不上著者賦以時集甲寅世祖還自大理澄進見留藩府凡遣使必以澄偕而以其弟山阜代令交城時世祖以皇弟開藩京兆總天下兵歲丁巳有間之者憲宗疑之遂解兵柄遣阿勒達爾往京兆大集官吏置計局百四十二條以考覈之罪者甚衆世祖每遣左丞庫庫與澄周旋其間以彌縫其缺及親入朝事乃釋中統元年世祖即位擢懷孟路總管俄賜金符換金虎符歲旱令民鑿唐溫渠引沁水以溉田民用

不饑教之種植地無遺利至元二年遷河南路總管改平瀛路總管七年入為司農少卿俄出為京兆總管居一年改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建言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宜令民年四十無子聽取妾以為宗祀計朝廷從之遂著為令四川僉省嚴忠範守成都為宋將留萬壽所敗退保子城世祖命澄代之至則塋暴骸修焚室賑饑貧集逋亡民心稍安會西南夷羅羅斯內附帝以撫新國宜擇文武全才遂以澄為副都元帥同知宣慰使

司事比至以疾卒年五十八世祖嘗與太保劉秉忠論
一時牧守秉忠曰若邢之張耕懷之譚澄何憂不治哉
游顯宣撫大名嘗為諸路總管求虎符宣麻澄至中書
辭曰皇上不識譚澄耶乃為顯所舉中書特為去之其
介如此子克修歷湖北河南陝西三道提刑按察使

許維禎字周卿遂州人至元十五年為淮安總管府判
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塲有二虎為害維禎默禱于神祠
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旱蝗維禎禱而雨蝗亦息是

年冬無雪父老言于維楨曰冬無雪民多疾奈何維楨曰吾當為爾禱已而雪深三尺朝廷聞其事方欲用之而卒年四十四子殷

許楫字公度太原忻州人幼從元裕之學年十五以儒生中詞賦選河東宣撫司舉楫賢良方正孝廉楫至京師平章王文統命為中書省掾以不任簿書辭改知印丞相安圖左丞許衡深器重之一日從省臣立殿下世祖見其美髯魁偉問曰汝秀才耶楫頓首曰臣學秀才

耳未敢自謂秀才也帝善其對授中書省架閣庫管勾
兼承發司事未幾立大司農司以揖為勸農副使時商
挺為安西王相遇於途揖因言京兆之西荒野數千頃
宋金皆嘗置屯如募民屯田耕種得穀可給王府之需
挺以其言入奏從之三年屯成果獲其利尋佩金符為
陝西道勸農使至元十三年宋平帝命平章廉希憲行
中書於荆南府以揖為左右司員外郎荆南父老輿金
帛求見揖曰汝等已為大元民矣今置吏以撫字汝輩

奚用金帛以求見明年擢嶺北湖南提刑按察副使武岡富民有毆死出征軍人者陰以家財之半誘其佃者代已款伏揖審得其情釋佃者繫富民人服其明改江西道提刑按察副使行省命招討郭昂討叛賊董旗兵士俘掠甚衆揖詢究得良民六百口遣還鄉里二十三年授中議大夫徽州總管僧格立尚書會計天下錢糧參知政事實都戶部尚書王巨濟倚勢刻剝遣吏徵徽州民鈔多輸二千錠巨濟怒其少欲更益千錠揖詣巨

濟曰公欲百姓死耶生耶如欲其死雖萬鎰可徵也巨濟怒解徽州賴以免楫考滿去徽之績溪歙縣民柯三八汪千十等因歲饑阻險為寇行省右丞嘉琿以兵捕之相拒七月乃使人諭之三八等曰但得許總管來我等皆降矣行省為驛召楫至命往招之楫單騎趨賊壘衆見楫來皆拜曰我公既來請署榜以付我楫白嘉琿請退軍一舍聽其來降不聽會以參政高興代嘉琿楫復以前言告之興從其計賊果降二十四年授太中大

夫東平總管謝事二年卒壽七十一子餘慶重慶崇慶
餘失其名

田滋字榮甫開封人至元二年由汴梁路總管府知事
入為御史臺掾十二年拜監察御史十三年宋平滋建
言江南新附民情未安加以官吏侵漁宜立行御史臺
以鎮之詔從其言遂超拜行御史臺侍御史歷兩淮鹽
運使河南路總管大德二年遷浙西廉訪使有縣尹張
或者被誣以贓獄成滋審之但俛首泣而不語滋以為

疑明日齋沐詣城隍司禱曰張或坐事有寃狀願神相
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
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之爐中得其遺藁今藏於壁間
豈其人耶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詰成等不服因出所
得火中誓狀示之皆驚愕伏辜張或得釋十年改濟南
路總管尋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時陝西不雨三年道
過西嶽因禱曰滋奉命來參省事而安西不雨者三年
民饑而死滋將何歸願神降甘澤以福黎庶到官果大

雨滋即開倉以麥五千餘石給小民之無種者俾來歲收成以償官民大悅未幾以疾卒于位贈通奉大夫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追封開封郡公諡莊肅

卜天璋字君璋洛陽人父世昌仕金為河南孔目官憲宗南征率衆歛附授鎮撫統民兵二千戶陞真定路管民萬戶憲宗六年籍河北民徙河南者三千餘人俾專領之遂家汴天璋幼穎悟長負直氣讀書史識成敗大體至元中為南京府史時河北饑民數萬人集河上欲

南徙有詔令民復業勿渡衆洶洶不肯還天璋慮其生
變勸總管張國寶聽其渡國寶從之遂以無事河南按
察副使程思廉察其賢辟為憲史聲聞益著後為中臺
掾有侍御史倚勢貪財御史發其贓天璋主文牘未及
奏顧為所譖俱拘內廷御史對食悲哽天璋問故御史
曰吾老唯一女心憐之聞吾繫不食數日矣是以悲耳
天璋曰死職義也奈何為兒女子泣耶御史慙謝俄見
原免丞相順德王當國擢掾中書為提控事有可否必

力辨他相怒天璋言不置王竟從其議且曰掾能如是
吾復何憂大德四年為工部主事蔚州有劉帥者豪奪
民產吏不敢決省檄天璋往詢之帥服田竟歸民大德
五年以樞密大臣安巴薦授都事贊其府引見賜錦衣
鞍轡弓刀後以扈從勞加奉訓大夫賜侍燕服二襲秩
滿當代樞密臣奏留之特以其代為增員武宗時遷宗
正府郎中尚書省立遷刑部郎中適盜賊充斥時議犯
者并家屬咸服青衣巾以別民伍天璋曰赭衣塞路秦

弊也尚足法耶相悟而止有告諸侯王謀不軌者勅天
璋訊正之賞賚優渥尚書省臣得罪仁宗召天璋入見
時興聖太后在座帝指曰此不貪賄卜天璋也因問今
何官天璋對曰臣待罪刑部郎中復問誰所薦者對曰
臣不才誤蒙擢用帝曰先朝以謝仲和為尚書卿為郎
中皆朕親薦也汝宜奉職勿怠即以中書刑部印章付
之既視事入覲賜酒隆福宮及錦衣三襲後被命治反
獄帝顧左右曰天璋廉慎人也必得其情天璋承命獄

賴不寃皇慶初天璋為歸德知府劾農興學復河渠河
患遂弭時羣盜據要津商旅不通天璋擒百數人悉磔
以徇盜為止息陞浙西道廉訪副使到任閱月以更田
制改授饒州路總管天璋既至聽民自實事無苛擾民
大悅版籍為清時省臣董田事妄作威福郡縣爭賂之
覬免譴饒獨無有省臣銜之將中以危法求其罪無所
得縣以饑告天璋即發廩賑之僚佐持不可天璋曰民
饑如是必俟得請而後賑民且死矣失申之責吾獨任

之不以累諸君也竟發藏以賑之民賴全活其臨事無
所顧慮若此火延饒之東門天璋具衣冠向火拜勢遂
熄鳴山有虎為暴天璋移文山神立捕獲之以治行第
一聞陞廣東廉訪使初豪民瀕海築堰專商舶以射利
累政以賂置不問天璋至發卒決去之嶺南地素無冰
天璋至始有冰人謂天璋政化所致云尋乞致事天厯
二年蜀兵起荆楚大震復拜山南廉訪使人謂公老必
不行矣天璋曰國步方艱吾年八十恒懼弗獲死所耳

敢避難乎遂行至則厲風紀清吏治州郡肅然是時穀
價翔湧乃下令勿損穀價聽民自便於是舟車爭集米
價頓減復止憲司贓罰庫給錢不輸于臺留用賑饑御
史至民遮道稱頌會詔三品官言時政得失因列上二
十事凡萬餘言目之曰中興濟治策皆中時病因自引
去既歸汴以餘祿施其族黨家無飢儲天璋處之晏如
也至順二年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河
南郡侯諡正獻

元史卷一百九十一

元史卷一百九十一考證

譚澄傳興德懷來人 原刻訛作德興據金史及地理

志改正

以其弟山阜代為交城令 原刻作山按譚資榮傳子

二人曰澄曰山阜今增

許楫傳幼從元裕之學 原刻無之字按裕之元好問

字也今增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卷一百九十二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七十九

良吏二

耶律伯堅字壽之桓州人氣豪俠喜與名士游用薦舉
入官為工部主事至元九年轉保定路清苑縣尹初安
肅州苦徐水之害訴於大司農司大司農司欲奪水故

道導水使東東則清苑境也地勢不利果導之則清苑
被其害而水亦必反故道為災伯堅陳其形勢圖其利
害要大司農司官及郡守行視可否事遂得已縣西有
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據以為磴民以失利來訴伯堅
命毀磴決其水而注之田許以溉田之餘月乃得堰水
置磴仍以其事聞於省部署為定制縣居南北之衝歲
為親王大官治供帳於縣西限以十月成至明年復撤
而新之吏得並緣侵漁其費不貲伯堅命築公館以代

供帳其弊遂絕凡郡府賦役於縣有重於他縣者輒曰
寧得罪於上不可得罪於下必詣府力爭之在清苑四
年民親戴之如父母比去而猶思之立石頌其德焉擢
為恩州同知

段直字正卿澤州晉城人至元十一年河北河東山東
盜賊充斥直聚其鄉黨族屬結壘自保世祖命大將畧
地晉城直以其衆歸之幕府承制署直潞州元帥府右
監軍其後論功行賞分土世守命直佩金符為澤州長

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命籍其田廬於親戚隣人之戶且約曰俟業主至當析而歸之逃民聞之多來還者命歸其田廬如約民得安業素無產者則出粟賑之為他郡所俘掠者出財購之以兵死而暴露者收而瘞之未幾澤為樂土大脩孔子廟割田千畝置書萬卷迎儒士李俊民為師以招延四方來學者不五六年學之士予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有二人在官二十年多有惠政朝廷特命提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卒

溫都爾字瑞芝喀喇氏祖阿爾斯蘭從大將阿珠伐宋
仕至冀寧路達魯噶齊子孫因其名蘭遂以蘭為氏溫
都爾通經史兼習諸國語成宗時為翰林院札爾里克
齊職書制誥會有旨命書藩王漆力聖旨溫都爾曰此
旨非惟有虧國體行且為民殃矣帝聞之謂近臣曰小
吏如此真難得也事乃止尋授應奉翰林文字凡蒙古
傳記多所校正陞待制時選守令除遼州達魯噶齊以
政聞賜上尊名幣除集賢直學士至順元年遷襄陽路

達嚕噶齊山西大饑河南行省恐流民入境為變檄守
武關溫都爾驗其良民輒聽其度關吏曰得無違上命
乎溫都爾曰吾防姦耳非仇良民也可不開其生路耶
既又煮粥以食之所活數萬人又城臨漢水歲有水患
為築堤城外遂以無虞元統二年除益都路總管俗頗
悍黠而溫都爾務興學校以平易治之有上馬賊白晝
劫人久不能捕溫都爾生擒之其黨賂宣慰使羅卜和
誣以枉勘縱賊已而賊劫河間復被獲乃盡輸其情而

溫都爾之誣始白俾再任一考親王邁努鎮益都其府屬病民溫都爾裁抑之民以無擾至正六年卒年七十七子奇徹濟同知新喻州事以孝稱

楊景行字賢可吉安太和州人登延祐二年進士第授贛州路會昌州判官會昌民素不知井飲汲於河流故多疾癘不知陶瓦以茅覆屋故多火災景行教民穿井以飲陶瓦以代茅茨民始免於疾癘火災豪民十人號十虎干政害民悉捕寘之法乃創學舍禮師儒勸民斥

腴田以饒士絃誦之聲遂盛調永新州判官奉郡府命覈民田租除剋宿弊奸欺不容細民賴焉改江西行省照磨轉撫州路宜黃縣尹理白冤獄之不決者數十事陞撫州路總管府推官發擿奸伏郡無冤獄金溪縣民陶甲厚積而兇險嘗屢誣陷其縣長吏罷去之由是官吏畏其人不取詰治陶遂暴橫於一郡景行至以法痛繩之徙五百里外金溪豪僧雲住發人家墓取財物事覺官吏受賄緩其獄景行急按之僧以賄動之不聽乃

賂當道者以危語撼之一不顧卒治之如法由是豪猾屏迹良民獲安轉湖州路歸安縣尹奉行省命理荒田租民無欺敝景行所歷州縣皆有惠政所去民皆立石頌之以翰林待制朝列大夫致仕年七十四卒

林興祖字宗起福州羅源人至治二年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黃巖州事三遷而知鉛山州鉛山素多造偽鈔者豪民吳友文為之魁遠至江淮燕薊莫不行使交文奸黠悍鷙因偽造致富乃分遣惡少四五十人為吏

於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之前後殺人甚衆奪人妻女十一人為妾民罹其害銜冤不敢訴者十餘年興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即張榜禁偽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實斥去又有告獲偽造二人并贓者乃鞠之款成交文自至官為之營救興祖命併執之須臾來訴交文者百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鞠之獄立具逮捕其黨二百餘人悉寘之法民害既去政聲籍甚江浙行省丞相伯勒齊爾布哈薦諸朝

陞南陽知府改建德路同知俱未任至正八年特旨遷
道州路總管行至城外獐賊已迫其後相去僅二十里
時湖南副使哈喇特穆爾屯兵城外聞賊至以乏軍需
欲退兵興祖聞即夜詣說留之哈喇特穆爾曰明日得
鈔五千錠桐盾五百乃可破賊興祖許之明日甫入城
視事即以恩信勸諭鹽商貸鈔五千錠且取郡樓舊桐
板為盾日中皆備哈喇特穆爾得鈔盾大喜遂留為禦
賊計賊聞新總管至一日具五百盾以為大軍且至中

夕適去永明縣洞徭屢竊發為民害興祖以手牒諭之
皆曰林總管廉而愛民不可犯也三年不入境春旱蟲
食麥苗興祖為文禱之大雨三日蟲死而麥稔已而罷
興作賑貧乏輕徭薄斂郡中大治憲司考課以道州為
最以年老致仕終于家

觀音努字志能唐古人民居新州登泰定四年進士第
由戶部主事再轉而知歸德府廉明剛斷發擿如神民
有銜冤不直者雖數十年前事皆千里奔走來訴觀音

努立為剖決一日悉清彰德富商任甲抵睢陽驢斃令
郝乙剖之任以怒毆郝經宿而死郝有妻王氏妾孫氏
孫訴於官官吏納任賄謂郝非傷死反抵孫罪置之獄
王來訴寃觀音努立破械出孫于獄呼府胥語之曰吾
為文具香幣若為吾以郝事禱諸城隍神令神顯於吾
有睢陽小吏亦預郝事畏觀音努嚴明且懼神顯其事
乃以任所賂鈔陳首曰郝實傷死任賂上下匿其實吾
亦得賂敢以首於是罪任商而釋孫妾寧陵豪民楊甲

夙嗜王乙田三頃不能得值王以饑携其妻就食淮南而王得疾死其妻還則田為楊據矣王妻訴之官楊行賄偽作文憑曰王在時已售我觀音努令王妻挽楊同就崔府君神祠質之楊懼神之靈先期以羊酒浼巫囑神勿泄其事及王與楊詣祠質之果無所顯明觀音努疑之召巫詰問巫吐其實曰楊以羊酒浼我囑神曰我實據王田幸神勿泄也觀音努因訊得其實坐楊罪歸其田王氏責神而撤其祠亳州有蝗食民禾觀音努以

事至毫民以蝗訴立取蝗向天祝之以水研碎而飲是歲蝗不為災後陞為都水監官

周自強字剛善臨江路新喻州人好學能文練於吏事以文法推擇為吏奉定間廣西洞徭反自強往見徭酋說以禍福中其要害徭酋立為罷兵貢方物納款請命事聞于朝特旨超授廣西兩江道宣慰司都事轉饒州路經歷遷婺州路義烏縣尹周知民情而性度寬厚不為刻深民有以爭訟訴于庭者一見即能知其曲直然

未據加以刑責必取經典中語反覆開譬之令其誦讀
講解若能悔悟首實則原其罪若迷謬怙惡不悛然後
繩之以法不少貸民畏且愛獄訟頓息民間田稅之籍
多失實以故差徭不平自強出令履畝覈之民不能欺
文簿井井可攷於是賦役均平貧富樂業其聽訟決獄
物無遁情黠吏欲以片言欺惑之不可得由是政治大
行聲譽籍甚部使者數以廉能譽于朝選授撫州路金
溪縣尹階奉議大夫政績愈著以亞中大夫江州路總

管致仕

白景亮字明甫南陽人明法律善書算由征東行省譯
史有勞超遷南恩知州陞沔陽府尹奏最于朝特授衢
州路總管先是為郡者於民間徭役不盡校田畝以為
則吏得並緣高下其手富民或優有餘力而貧弱不能
勝者多至破產失業景亮深知其弊乃始覈驗田畝以
均之役之輕重一視田之多寡大小家各使得宜咸便
安之由是民不勞而事易集他郡邑皆取以為法郡學

之政久弛從祀諸賢無塑像諸生無廩餼祭服樂器有
缺景亮皆為備之儒風大振搢紳稱頌焉景亮性廉介
勤苦自奉甚薄妻尤儉約惟以脫粟對飯而已部使者
嘗上其事特詔褒美賜以宮錦改授台州路總管卒于
官

王良字止善紹興諸暨人尚氣節讀書務明理以致用
不苟事言說淮東廉訪司辟為書吏遷淮西會例革南
士就為吏於兩淮都轉運鹽使司以歲月及格授廬州

錄事判官淮東宣慰司辟為令史以廉能稱再調峽州
總管府知事又辟江浙行省掾史會朝廷復立諸市舶
司艮從省官至泉州建言若買舊有之船以付舶商則
費省而工易集且可絕官吏侵欺掊克之弊中書省報
如艮言凡為船六艘省官錢五十餘萬緡歷建德縣尹
除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經歷紹興路總管王克敬以計
口食鹽不便嘗言於行省未報而克敬為轉運使集議
欲稍損其額以紓民力沮之者以為有成籍不可改艮

毅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衆矣顧重
改民籍而輕棄民命乎且浙右之郡商賈輻輳未嘗以
口計也移其所賦散於商旅之所聚實為良法於是議
歲減紹興食鹽五千六百引尋有復排前議者良欲辭
職去丞相聞之亟遣留良而議遂定遷海道漕運都萬
戶府經歷紹興之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
里歲令有司拘民船以備短送吏胥得並緣以虐民及
至海次主運者又不即受有折缺之患良執言曰運戶

既有官賦之直何復為是紛紛也乃責運戶自載糧入
運船運船為風所敗者當覈實除其數移文往返連數
歲不絕良取吏牘披閱即除其糧五萬三千八百石鈔
二百五十萬緡運戶乃免於破家遷江浙行省檢校官
有詣中書訴松江富民包隱田土為糧一百七十餘萬
石沙蕩為鈔五百餘萬緡宜立官府糾察收追之中書
移行省議遣官驗視而松江獨當十九良至松江條陳
曲折以破其誑妄言其不過欲疎朝廷之聽而報宿怨

且冀創立衙門為微名爵計耳萬一民心動搖患生不測豈國家培養根本之策哉良言上事遂寢除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吉之安福有小吏誣民欺隱詭寄田租九千餘石初止八家前後數十年株連至千家行省數遣官按問吏已伏其虛誑而有司喜功生事者復勒其民報合徵糧六百餘石憲司援詔條革去終莫能止良到官首言是州之糧比元經理已增一千一百餘石豈復有欺隱詭寄者乎准憲司所擬可也行省用良言

悉蠲之艮在任歲餘以中憲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致仕卒年七十一

盧琦字希韓惠安人登至正二年進士第十二年稍遷至永春縣尹始至賑饑饑止橫斂均賦役減口鹽一百餘引蠲包銀權鐵之無徵者已而訟息民安乃新學宮延師儒課子弟月書季攷文風翕然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遙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為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故至此耳琦

因立馬喻以禍福衆皆投刃槩請縛其酋以自新琦許之酋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十三年衆郡大饑死者相枕籍其能行者皆老幼扶携就食永春琦命分諸浮屠及大家使食之所存活不可勝計十四年安溪寇數萬人來襲永春琦聞召邑民諭之曰汝等能戰則與之戰不能則我當獨死之爾衆皆感憤曰使君何言也使君父母我民赤子其忍以父母畀賊邪且彼寇方將虜掠我妻子焚毀我室廬乃一邑深仇也今日

之事有進無退使君其勿以為憂因踴躍爭奮琦率以
攻賊大敗之明日賊復傾巢而至又破之大小三十餘
戰斬獲一千二百餘人而邑民無死傷者賊大竄遂遁
去時兵革四起列郡皆洶洶不寧獨永春晏然無異承
平時十六年改調寧德縣尹而去

鄒巴延字從吉高唐人為建寧崇安縣尹崇安之為邑
區別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五都之田上送官者
為糧六千石其大家以五十餘家而兼五千石細民以

四百餘家而合一千石大家之田連跨數都而細民之糧或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之細民配五十大家之役故貧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巴延曰貧弱之受困一至此乎乃取其糧籍而分計從有糧一石者受一石之役有糧升斗者受升斗之役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貧困無告之民始得以休息崇安賦役之均遂為四方最邑有宋趙抃所鑿溝溉民田數千畝歲久溝湮而田廢巴延修長溝十里繞

楓樹陂累石以為固溝悉復并遺跡而田為常稔民賴其利安慶路嘗得造偽鈔者遣卒械其囚至崇安求其黨而執之囚與卒結謀望風入良民家肆虐巴延捕訊得其狀即執而歸諸安慶自是偽造之連逮無濫及崇安者於是行省帥府御史憲府咸舉其能選調漳州路判官

劉秉直字清臣大都武清人至正八年為衛輝路總管平徭役興教化敦四民之業崇五土之利養鰥寡恤

孤獨賊劫汲縣民張聚鈔一千二百錠而殺之賊不獲
秉直具詞致禱城隍祠而使人伺於死所忽有村民阿
蓮者戰怖仆地具言賊之姓名及所在乃命尉襲之果
得賊於汴遂正其罪秋七月虫螟生民患之秉直禱於
八蜡祠虫皆自死歲大饑人相食死者過半秉直出俸
米倡富民分粟餒者食之病者與藥死者與棺以塋天
不雨禾且槁秉直詣城北太行之蒼峪神祠具詞祈祝
有青蛇蜿蜒而出觀者異之辭神而還行及數里雷雨

大至秩滿以親老去官侍養

許義夫碭山人為夏邑縣尹每親詣鄉社教民稼穡見民勤謹者出已俸賞之怠惰者罰之三年之間境內豐足後為封邱縣尹值至正四年大饑盜賊羣起抄掠州縣義夫聞賊至近境乃單馬出郊十里外迎之見賊數百人義夫力言封邱縣小民貧皆已驚惶逃竄幸無入吾境也言辭愿款賊遂他往封邱之民得免於難

元史卷一百九十二

元史卷一百九十二考證

王良傳有小吏誣民欺隱詭寄田租九千餘石初止八
家 九千餘石江西省志作九十餘石按安福小縣
吏所誣民初僅八家恐無欺隱九千石之理然無他
本可証今識其疑于此

劉秉直傳為衛輝路總管 原刻作來為衛輝路總管
非史體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卷一百九十三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八十

忠義一

李伯溫守賢之從兄也長兄惟則懷遠大將軍平陽征
行萬戶次伯溫太祖甲戌歲錦州張致叛國王穆呼哩
命擊之大戰城北伯溫死焉伯溫行平陽元帥府事鎮

青龍堡專任東征知平陽已陷弟守忠被執還驍勇拒
守久之金人盡銳來攻守卒夜多遁去李成開水門導
敵入伯溫登堞樓謂左右曰吾兄弟仗節擁麾受方面
之寄今不幸失利當以死報國吾弟已被執我不可再
辱汝等宜自逃生士卒皆猶豫不忍去伯溫即拔劍殺
家屬投井中以刃植柱刺心而死金人登樓見伯溫抱
柱如生無不嗟歎弟守正自幼時嘗質於穆呼哩後為
平陽守活俘虜甚衆以功授銀青榮祿大夫河東南路

兵馬都元帥歲庚寅上黨晉陽合兵攻汾州將陷守正以義赴援衆寡不敵別遣老弱百人曳薪揚塵多張旗幟敵懼遂解去汾人持牛酒迎犒者道不絕且泣謝曰幸公完是州德甚大願奉是州以從關中兵屯吉州首領楊鐵槍以數千人叛守正出兵擒之軒成據隰州守正往擊之中矢傷足及歸創甚會金人完顏哈達攻平陽守正裹創戰歿大帥以其兄守忠代之守忠官至銀青榮祿大夫河東南路兵馬都元帥兼知平陽府事壬

辛冬平陽公胡景山以青龍堡降嘗從攻益都北還軍將彭智孫乘間據義州叛守忠聞之長驅抵城下力戰復之丁亥夏四月金赫舍哩真襲擊平陽行營招討使權國王安扎爾於洪洞守忠出援之會於高梁師潰入城平陽副帥瓜爾佳常德潛獻東門以納金兵城陷金人執守忠至汴誘以高爵使降守忠罵之語惡金人怒置守忠鐵籠中火炙死

石珪泰安新泰人宋徂徠先生守道之裔孫也世以讀

書力田為業體貌魁偉膂力過人倜儻不羈金貞祐南
渡兵戈四起珪率少壯負險自保與滕陽陳敬宗聚兵
山東破張都統李霸王兵於龜蒙山宋將鄭元龍以兵
迎敵珪敗之於毫陽遂乘勝引兵入盱眙會宋賈涉誘
殺漣水忠義軍統轄季先人情不安衆迎珪為帥呼為
太尉歲戊寅太祖使格根布哈與宋議和己卯珪令麾
下劉順直抵塔寶干城入覲太祖慰勞順且敕珪曰如
宋和議不成吾與爾永結一家吾必榮汝順還告珪珪

心感服日夜思降庚辰宋果渝盟珪棄其妻孔氏子金山仗劍渡淮宋將追之曰太尉迴完汝妻子珪不顧宋將沈珪妻子於淮遂率順及李溫因布爾罕歸穆呼哩穆呼哩悅之謂曰若得東平南京授汝判之辛巳穆呼哩承制授珪光祿大夫濟兗單三州兵馬都總管山東路行元帥佩金虎符便宜從事後金棄東平珪與嚴實分據收輯濟兗沂滕單諸州癸未太祖詔曰石珪棄妻子提兵歸順戰勝攻取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東平兵馬

都總管山東諸路都元帥餘如故秋七月珪領兵破曹州與金將鄭從宜連戰數晝夜糧絕援兵不至軍無叛意珪臨陣馬仆被擒囚至汴金主壯其為人誘以名爵欲使揖珪憤然曰吾身事大朝官至光祿復能受封他國耶假我一朝當縛爾以獻金主大怒蒸殺於市珪怡然就死色不變其麾下立社兗州祀焉

攸哈喇巴圖渤海人初名興格世農家善騎射武斷鄉井金末避地大寧國兵至出保高州富庶寨射獵以食

屢奪大營孳畜又射死其追者國王穆呼哩率兵攻寨寨破奔高州國兵圍城下令曰能斬攸興格首以降則城中居民皆獲生守者名謂曰汝奇男子吾寧忍斷汝首以獻汝其往降乎不然吾一城生靈無噍類矣興格乃折矢出降諸將怒欲殺之穆呼哩曰壯士也留之為吾用俾隸麾下從穆呼哩攻通州獻計一夕造砲三十雲梯數十附城州將懼出寶貨以降穆呼哩命興格恣取之興格獨取良馬三以賞兵士穆呼哩以其功間太

祖賜名哈喇巴圖從穆呼哩略地燕南為先鋒至大名
金將圖克坦登城督戰哈喇巴圖射之中左目其部將
開門遁追殺將盡論功賜金符充隨營監察戊寅授金
虎符龍虎衛上將軍河東北路兵馬都元帥鎮太原
時太原新破哈喇巴圖修城池繕兵甲招降屬邑市肆
不改遠近聞之皆相率來歸嘗微服夜出聞民間語曰
吾屬父母子女相失矣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無以為贖
奈何明日下令軍中凡俘獲有親者聽贖無貲者官為

贖之民得完聚者衆庚辰二月金梁知府立西風寨奪居民耕牛民羣訴之哈喇巴圖領數騎追殺梁知府梟首西門驅耕牛還穆呼哩由葭州渡河西行哈喇巴圖迎之道破隰州及懸窰地洞諸寨辛巳三月金兵攻壽陽縣王胡莊垂破時左右裨將各分兵守險城中見卒不滿百哈喇巴圖夜半引甲騎十餘人救之道三交見金兵舉烽東西兩山哈喇巴圖趨之大戰天將明金兵遁去擣太原之虛由西門俘獲哈喇巴圖家屬哈喇巴

圖聞之徑趨西山復奪以還五月金趙權府率兵三萬圍太原哈喇巴圖將騎三十出西門令騎曳柴揚塵聲言曰國兵三萬至矣金兵懼潰去癸未金馬武京來攻太谷縣桑梓寨哈喇巴圖設伏於險將輕騎衝其陣伏發大敗之時太原諸邑皆平唯石家昂及孟州陵井寨忻州清泉寨為唇齒皆未下甲申十月將兵至陵井遣卒叩寨門詐曰納糧芻守者弗悟門啟徑入蹂踐之衆潰其酋長走石家昂遂平陵井寨乙酉二月清泉寨酋

長王殷降石家昂亦降丁亥五月姦人夜獻太原東門於武仙仙引兵入哈喇巴圖廬戰仙兵大至諸將自城外呼曰攸哈喇巴圖汝當出哈喇巴圖曰真定史天倪平陽李守忠隰州田雄皆失守矣我又棄太原將何面目見主上及國王乎家屬任公等所俘哈喇巴圖誓與城同存亡遂歿於陣太祖以其子幼命其表弟王七十復立太原己丑攻鳳翔府中砲死哈喇巴圖長子孟古岱嗣鎮太原

任志潞州人歲戊寅太師國王穆呼哩略地至潞州志
首迎降國王授以虎符俾充元帥收輯山寨數與金兵
戰比有功金嘗擒其長子如山以招之曰降則爾子得
生不降則死志曰我為大朝之帥豈愛一子親射其子
殪之穆呼哩嘗召諸將議事志亦預徵道經武安其縣
已反為金志死之國王聞之令其子存襲庚寅歲金將
武仙攻潞州存戰死辛卯正月有旨潞州元帥任存妻
孥家屬令有司廩給仍賜第以居之十一月以存父子

死事子立尚幼先官其姪成為潞州長官待立長而還授之成卒授立潞州長官佩金符後歷澤州尹遷陳州卒

耶律特默契丹人父酬格仕遼為都統遼亡不屈節夫婦俱死焉金主憫其忠義授特默都統歲甲戌國兵至金徙於汴特默及子天祐率衆三萬內附授帥府監軍天祐招討使從元帥史天倪略趙州平棘欒城元氏柏鄉贊皇臨城等縣籍其民五千餘置吏安輯焉歲辛巳

太師穆呼哩統領諸道兵馬承制加特默洺州等路征
行元帥與天祐略邢洺磁相懷孟招花馬劉元帥有功
穆呼哩又承制授特默真定路安撫使洺州元帥進兵
臨澤潞降其民六千餘戶以功遷河北西路安撫使兼
澤潞元帥府事壬午致仕退居真定天祐襲職從天倪
攻取益都諸城略滄棣得戶七千兼滄棣州達魯噶齊
佩金符時金鹽山衛鎮鹽場未下天祐以計克之歲運
鹽四千席以佐軍儲甲申攻大名拔之乙酉金降將武

仙據真定以叛殺守將史天倪特默父子夜踰城而出將以聞會天倪弟天澤還自北京遇諸滿城合蒙古諸軍南與賊戰走武仙復真定朝廷以天澤襲凡爵而以天祐鎮趙州明年仙復犯真定天澤潛師出橐城特默與其妻舒穆魯氏及家孥在真定者皆陷焉仙遣其僕劉攬兒持書誘天祐曰汝誅趙州官吏以降當活汝父母仍授汝元帥不爾盡烹之特默密令攬兒語天祐曰仙賊狡猾汝所知也母以我故墮其機穽以虧忠節且

忠孝難兩全汝能固守不失國家大計我視刀鋸甘如
蜜矣天祐慟哭承命馳至橐城以賊書示天澤天澤曰
王陵之事照耀史冊汝能遵父命忠誠許國功不在王
陵下天祐乃趨還趙壁率衆殊死戰仙怒盡殺特默家
一十八人戰於櫟城元氏高邑柏鄉仙兵屢挫監軍張
林密搆仙黨啟關納賊天祐倉皇巷戰手殺數十人身
被十餘創斬關出復收散卒圍城丁亥賊棄城走追至
橐城會天澤兵夾擊殺林加奉國上將軍洺州征行元

帥兼趙州安撫使以傷憊致仕居趙卒孫世柰朝列大夫江西權茶都轉運使

班巴爾哈坦氏祖莽賚阿楚克嘗隸太祖帳下初齊喇王汗與太祖為鄰國誓相親好既而敗盟與其子星根潛謀欲襲太祖因遣使通問詐許以女妻太祖弟哈扎爾至期太祖欲往莽賚阿楚克疑其詐諫止之王汗知謀泄遂謀入寇後為太祖所滅父多倫實喇卜扈從太祖征西域累立奇功世祖即位以班巴爾舊臣子孫擢

為萬戶命領諸部軍馬屯守謙州至元十二年親王錫里濟圖卜特穆爾叛奔海都班巴爾以聞且願往討之未得命為彼所襲死焉圖卜特穆爾虜其二子巴拉布呼齊分置左右居歲餘待之頗厚巴拉陰結圖卜特穆爾近侍伊埒巴圖謀報父仇後為伊埒巴圖家人所泄巴拉知事不成將族南奔圖卜特穆爾遣騎追之至一河巴拉馬驚不能渡回拒之射中數人力窮兄弟就擒圖卜特穆爾責之曰我待汝厚甚汝反為此耶巴拉曰

汝背叛君上害我父掠我親屬我誓欲殺汝以報君父之讐今力窮被執從汝所為逼令跪不屈以鐵搗碎其膝終不跪與弟布埒齊同被害幼子哈塔古斯官至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使

哈喇布哈伊琳特穆爾子也幼侍母鄂屯氏居益都嘗歎曰幼而不學有不墮吾宗者乎父時以斲事官建牙保定哈喇布哈往白其志父奇之俾習輝和爾書及經史記誦精敏出於天性李壇畔其母攜季子托里布哈

避地登萊間音問隔絕號泣徹晝夜繼從從叔薩奇蘇
平賊山東卒奉其母以歸薩奇蘇深加器重自謂其才
不及言於世祖召給宿衛嘗以事至益都於四腳山下
置廣興商山二冶以勞授金符為商山鐵冶都提舉未
及代以職讓其弟時兵南伐餽運繁興被選為行都漕
運使帥諸翼兵萬五千人從事飛輓江南平上疏言親
肺腑禮大臣以存國家之體興學校獎名節以勵天下
之士正名分嚴考課以定百官之法通泉幣卻貢獻以

厚生民之本又言江南新附宜招舊族力穡通商弛征薄入以撫馴其民不然恐尚煩宵旰之慮帝多采用其言屬漕米二十萬繇邦溝達於河舟覆損十之一又每斛視都斛虧三升時阿哈瑪特專政責償舟人哈喇布哈伏闕抗言量之踦贏出於元降而水道之虞非人力所及且彼雖罄其家不足以償苟朝廷必不任虧損臣獨當其辜詔勿治阿哈瑪特怒乃出哈喇布哈為寧海路達嚕噶齊後遷江南宣慰使未至官改廣東都轉運

鹽使兼領諸番市舶時盜梗鹽法陳良臣煽東莞香山
惠州負販之徒萬人為亂江西行省命與招討使達實
密討捕之先驅斬渠魁以訊馘告躬抵賊巢招誘餘黨
復業仍條言鹽法之不便者悉除其害按察使托歡大
為姦利遂奏罷之羣盜歐南喜僭王號偽署丞相招討
衆號十萬因圖上其山川形勢及攻取之策三十餘條
遂與都元帥古爾班哈雅宣慰都元帥博索萬戶王守
信等分兵搃之未幾右丞索多督兵征占城交趾屬護

餉道北至東莞博羅二界中遇劇賊歐鍾等橫絕石灣其鋒銳甚哈喇布哈身先士卒且戰且行夫竭馬創徒步格鬪殺數十人勇氣益厲以衆寡不敵為所執賊欲奉之為主不屈遂遇害於中心岡是夕其妻嘉卜塔喇氏夢其來告曰吾死矣知事張德劉閏亦夢之二人相繼死而軍中往往見其垂騅督戰云後贈戶部尚書守忠全節功臣謚忠愍子二人俱文質越倫質俱文質官至忠安路達嚕噶齊贈宣惠安遠功臣禮部尚書追封

雲中郡侯謚忠襄子六人俱玉立俱直堅俱哲篤俱朝
吾俱列薦皆第進士俱哲篤官至江西行省右丞以文
學政事稱於時越倫質子善著俱哲篤子俱百僚遜善
著子正宗阿爾斯蘭皆相繼登第一門世科之盛當時
所希有君子蓋以為其忠義之報云

劉天孚字裕民大名人由中書譯史為東平總管府判
官改都漕運司判官知冠州再知許州所至有治績時
檢核屯田臨潁鄧艾口民稻田三百頃有欲害之者指

為右屯陳於中書請復築之中書下天孚按實天孚為
辨其非章數上乃止襄城與葉縣接壤其南為湛河襄
城民食滄鹽葉縣民食解鹽刻石河南岸以為界葉縣
令有貪污者妄徙石於北二里誣其民食私鹽係治百
餘家兩縣聞辯葉縣倚陝漕勢以凌襄城中書遣官察
其實天孚為考其元界移石故處而葉縣令被罪去歲
大旱天孚禱即雨野有蝗天孚令民出捕俄羣鳥來
啄蝗為盡明年麥熟時有青虫如蟲食麥人無可奈何

忽生大花蟲盡嚼之許人立碑頌焉轉萬億寶源庫同
提舉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以母老不赴俄丁母憂
服除起知河中府視事始兩月陝西行省丞相阿斯罕
為亂舉兵至河中時事起不虞達魯噶齊多爾濟趨晉
寧告亂天孚日夜治戰守具選丁壯分守要害令河東
縣達魯噶齊托音都守大慶關津口盡收船舫東岸令
判官孫拜特穆爾守汾陰推官程謙守禹門河東縣尹
王文義守風陵等渡阿斯罕軍列柵河西岸使來索

舟天孚度不能拒凡八遣人至晉寧乞援兵不報居七日阿斯罕縛械河上欲縱火屠城同知特爾格與河東廉訪副使明安岱爾見事急且患城中人偏乃詣阿斯罕軍阿斯罕囚之而歛船濟兵既入城阿斯罕以扼河渡鎖舟楫為天孚罪欲脅使附已方坐府治號令諸軍天孚佩刀直前衆遏之不得進退謂幕僚王從善等曰吾家本微賤荷朝命至此今不幸遭大變吾何忍從之而負上恩哉且與其辱於阿斯罕之手吾寧蹈河以

死遂拂衣出時天寒河水方堅天孚拔所佩刀斫冰開
北望為國語若祝謝者再拜已脫衣帽岸澣乃投水中
阿斯罕大怒籍其家郡人咸哀痛之事平詔其弟天惠
給驛以歸其柩葬於大名贈推誠秉節功臣中奉大夫
河東山西道宣慰使護軍彭城郡侯謚忠毅

蕭景茂漳州龍溪人也性剛直孝友家貧力農重紀至
元四年南勝縣民李智甫作亂掠龍溪景茂與兄佑集
鄉丁拒之據觀音山橋險與賊戰衆敗景茂被執賊脅

使從已景茂罵曰狗盜我生為大元民死作隔洲鬼豈
從汝為逆耶隔州其所居里也賊怒縛景茂於樹斃其
肉使自啖景茂益憤罵賊遂以刀決其口至耳傍景茂
罵不絕聲而死有司上其事朝廷命褒表之仍給錢以
葬

元史卷一百九十三

元史卷一百九十三考證

李伯溫傳守賢之從兄也 原刻作守賢之孫穀之子

也誤 按李守賢傳稱守賢暨兄庭植弟守正守忠

從兄伯通伯溫歸歟于穆呼哩云云是伯溫與守賢

守正皆兄弟行且伯通死節伯溫繼行元帥事在甲

戌歲係太祖即位之九年若守賢子穀則傳載其卒

於至元七年年四十九是太祖十七年壬午穀始生

其非伯通父顯然無疑原文因李穀傳未有伯溫見

忠義傳句遂誤以為毅子今悉改正而併識于此

弟守正 原刻作子守正誤今據守賢傳改正

劉天孚傳謚忠毅 原刻無忠字據山西通志增